

三焦名实考

孙玉龙

(内蒙古商都县医院中医科 内蒙古 013450)

关键词: 三焦; 窈; 编; 渎; 三管; 霍乱; 走哺

中图分类号: R223.1⁺³

三焦为六腑之一,无可非议;然而《难经》的“有名无形”,致使三焦“有无”之争成为历代医家千年探索而未能休止的课题。三焦名实问题的考证,应当从以下 4 个方面分别来讨论。

1 三焦之诸家争鸣

自从《难经》提出三焦“有名无形”之说后,关于三焦的争论,基本有以下五类论说,即:区域说,有形无形之间说,功能说,有名有形说,文字考证说。

区域说。根据《难经》所说,张仲景始认为三焦无有明确的脏腑所指,而为躯干上中下三个区域,其后华佗、王叔和、杨玄操、孙思邈、吴塘均持此说,此说长久占有统领地位,至清并据此发展为温病三焦学说。王冰注《黄帝素问》未置可否,乃引《正理论》以为说,然而仍未脱离《难经》之窠臼。

有形无形之间说。张志聪《侣山堂类辨·辨三焦》认为:有形无形皆是也^[1]。高士宗所论语言模糊,其归结与张志聪同。今人孟竟璧^[2]认为:三焦是一切有生命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有形是人体所有的构件,三焦均参与;所谓无形,是人体内构件修补,能量改变是不可能看见的,应该是无形的。

功能说。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三焦病候》认为: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指三焦为脏腑气化功能。喻昌《医门法律》认为:三焦取火能腐物之义,皆相火之自下而上也。

有名有形说。陈言《三因极一方论·三焦精府辨证》认为:三焦为脂膜。虞搏《医学正传·医学或问》认为:三焦为腔子。张景岳《类经附翼·求正录·三焦包络命门辨》认为:三焦为大囊。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上·兽部·豕条》认为三焦即“脰”。沈金鳌《杂病流源犀烛·三焦病流源》认为:三焦即胃^[3]。丹波元简《素问识》认为:三焦膀胱为一腑^[4]。叶子雨^[5]认为三焦是“腹包膜”。唐宗海

认为三焦“即人身上下内外相联之油膜”。其后陆渊雷等认为三焦是“淋巴系统”。赵宋勋认为三焦与“植物神经类似”。今义宇提出三焦相当于“交感神经”。刘继安认为三焦是“胸腹膜”。庞近复认为三焦是“组织间隙”。

文字考证说。马云翔认为:“三焦”乃“三爵”之假借,具空虚义,假借“爵”之三足容器而象体腔藏人之脏腑器官为腑^[6]。严健民认为“三焦”二字为“三集”之误^[7];给了我们新的启发。

综观以上诸说,自汉至今,大家小学,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从无到有,从点到面,大致器官,中至网膜,小致细胞,无所不赅,均对“三焦”功能有所阐发,并与三焦实体有所探索,然均未能揭示《内经》“三焦”之真谛。

2 三焦之文献回顾

《灵枢》中已经明确指出了三焦的具体位置。《营卫生会》篇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并,合并,兼并之意。现行本《灵枢》句读不同)。”说明上焦在从胃上口到咽喉的部位。又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下之义)。”说明中焦的位置是合并于胃腑之后。又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指出了下焦分别于回肠而属于膀胱。故《本输》亦曰:“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说明第“三焦”即下焦为“中渎之府”,水道从中而出,附属于膀胱。

另外从《灵枢·经脉》中得知,每一经脉都有属于某脏(腑)、联络某腑(脏)的记述。文中指出心包经所起,三焦经脉散络均在心包,此时二经都在膈上,二经继续循行都需经过膈而继续向下行走,所以心包经“下膈历络三焦”,三焦经“下膈循属三焦”,故知三焦有三。膈上为上焦之地,膈下为中、下二焦之地,二经都需从膈上而下行,故用“下膈”二字也

应不难理解了。说明《灵枢》已经明确指出了三焦的具体位置,只是没有指明三焦的具体器官而已。

《难经》作者对“三焦”的认识并非只有“有名无形”之一说。《二十五难》曰:“心主与三焦为表里,俱有名而无形。”认为“三焦”与心包一样。《三十八难》曰:“腑有六者,谓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其经属于少阳。”认为“三焦”是“有名无形”。《三十一难》又发出“三焦者,何禀何生?何始何终?其治常在何许?可晓以不”的疑问,又有:上焦者,在心下;中焦者,在胃中脘;下焦者,当膀胱上口的具体位置,结论同《灵枢》。说明在“三焦”问题上《难经》有三种观点,是对当时医学三种流派争鸣的记载,同样也证明《难经》并非一人之作矣。

如果三焦果真无其府,《灵枢·本藏》就不会有审察腠理皮毛而知三焦膀胱之诊断,《论勇》就无察三焦之理,而知勇士之态,高武^[9]也不会发出“扁鹊乃云:三焦有位无形,叔和辈失其旨意,剧云有名,俾后学承谬不已。且名以召实,无实奚名?尚何藏精系胞哉?其所谓三焦者何也”的疑问了。我们不能因《难经》的认识而束缚了头脑。我们应该从古籍中寻找有关三焦存在的具体记载,来证实《灵枢》对三焦存在记载的真实性。

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别下于三焦膀胱”的记载,但未说明三焦有无。其后,在东汉时期发生了一件空前未有的伟大事件,即有名的“白虎观会议”。据《后汉书·章帝(刘炟)纪》记载:建初四年(公元79年)“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白虎观会议”由权威专家学者讨论决定上报中央,解决了长久不决的学术争议问题。并由班固整理编写成书,称为《白虎通议》,公著于世。“三焦”亦被写入其中。《白虎通议》卷八《性情》曰:“三焦者,包络府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编,下焦若渫^[9]。”此时的“三焦”与《内经》所记是一致的,其命名、定义、形态较之《内经》更加具体而明确,只是行文简略而已。可知古代关于三焦之腑传有知人,而前此先秦之《难经》的作者不可能见到《白虎通议》的记载,所以提出了探索三焦的“有名无形”的新兴观点,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学术争鸣之滥觞。

其后《中藏经·论三焦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三十二》云:“上则曰三管,中则曰霍乱,下则

曰走哺。名虽三而归一,有其名而无形者也。亦号曰孤独之腑^[19]。”其后《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引《删繁方》亦与《中藏经》相同。只是“三管”后多“反射”二字,疑当为衍文,或为注文。如此则四家与《白虎通议》的记载均同,然而仍未脱离《难经》“有名无形”的束缚,同时也没有考虑过杨玄操:“三焦皆有其位,而无正脏也”的分析探索,使三焦与之真象大白擦肩而过。

若《白虎通义》论三焦作“上焦曰竅,中焦曰编,下焦曰渫”准确无误,则《中藏经》《删繁方》的“上则曰三管,中则曰霍乱,下则曰走哺”就是对其所论的具体阐释。对此,喻昌《医门法律·先哲格言》录蔡西山《脉经》有《论三焦》一篇,后引《礼运记》曰:“上焦若竅,中焦若编,下焦若渫。”然未发明其义。新安·孙景思氏因推其义而解之曰:“上焦若竅”,竅者,竅漏之义。这是首次对“上焦若竅,中焦若编,下焦若渫”所作的分析研究,认为三焦是有形的。因为我们无法看到蔡西山《脉经》原著,其《礼运记》对三焦的记载,和《白虎通义》相同,可证三焦之记载之真实性。蔡西山即蔡元定,宋时大儒,其引征自当严谨真实。

3 三焦之名实考证

三焦即上、中、下三部五脏六腑之外聚集之器官。上焦即心管、气管、食管,形如“三管”;中焦即胰脏,其形如编;下焦即前列腺、精囊腺、尿道球腺,其在女子为卵巢、子宫、前庭大腺,曰渫者是也。

何为三焦?按人体脏器组织命名原则,用数词命名的只有总称,如四肢、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等等,而单独脏器命名则不用数词。凡用数词命名的器官肯定其形不止一个。三焦符合总称命名原则,因为它在上、中、下三处,每处有三种器官聚集在一起(中焦之胰,即所谓“脾之大络,膏凝散半斤者”,乃是以三寓多数之义),故谓之三焦。

再据“三”字分析,三为数词。《说文·三部》曰:“三,数名,天地人之道也。”《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初学记》引《纂要》曰:“天地曰二仪,以人参之曰三才。”此三焦即取三才之义,以命其三处之器官为三也。同时也泛指多数。

焦者,寓聚集烧烤焦灼之义耳。后世有聚集、聚焦之词,即此义也。焦字为形声字,籀文原作“𩇛”字。《灵枢·经脉》“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亦作“𩇛”,为后起字,从肉焦声,今作“焦”。灬为火形,隹乃隹之省略,隹乃三鸟聚集之象。则

“焦”字原意为以火烧烤三鸟为食之义明矣。《说文·火部》曰：“𤇑，火所伤也。从火，𤇑声。焦或省。”伤，烧之义耳。《说文·隹部》曰：“隹，群鸟也。从隹隹。凡隹之属皆从隹。”段玉裁注引：许善心《神雀颂》：“嘉祝隹集”“隹，群鸟在木上也。从隹从木，秦入切。集，隹或省。”段玉裁注：“引伸为凡聚之称，汉人多假隹为集。”而三焦正是这样三个器官聚集在一起而有三处，且有腐熟消化食物运化水谷精微、生殖排泄繁衍的功能。故《难经》有命门原气之称，而其字不用“集”而用“焦”，取以火烧烤三鸟义，也很形象地象征了三焦腐熟水谷之气化功能。

“三焦”又作“三咎”，可视为早期用文，是很具原始意义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十问》曰：“虚而五臧，广而三咎。”咎，《实用大字典》曰：“居劳切，音高，豪韵。”疑音高未确，当读为音焦，则与此处之“三咎”读为“三焦”合也。咎，通鳩，聚集之义。《楚辞》东方朔《七谏·沉江》曰：“众经积而折轴兮，原咎杂而累重。”闻一多校补：“咎杂，犹鳩杂也。”《尔雅·释诂下》曰：“鳩，聚也。”此处“三咎”，就是三处脏腑杂聚之义。而咎乃鳩之假借，知咎原为鳩。鳩为鸟类，即斑鳩之类，乃古代五鳩之总称。《中华大字典·鸟部》曰：“鳩，古为五鳩（祝鳩、鵙鳩、鴈鳩、爽鳩、鵙鳩）的总称。”古代医学家观察斑鳩之群聚其类有五，而人之脏亦有五，故称为五脏。咎亦通九。《集韵·尤韵》曰：“𠂔，〈说文〉：‘聚也。’或作九，通作鳩。”郭嵩焘云：“杂汇诸川之水，使同归于大川，故曰九杂。”九，又以喻多数。《汉书·武帝纪》曰：“《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极也。”咎杂、鳩杂、九杂，皆同。而三咎，具有“三处聚集”之义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三焦”一词之内涵非常丰富。

而杨玄操注“三焦”曰：“焦，元也。天有三元之气，所以生成万物，人法天地，所以亦有三元之气，以养人身形，三焦皆有其位，而无正脏也。”所谓“无正脏”，是不符合标准不符合规范的脏器，正是给三焦下了一个正确标准的定义。正，合标准，合规范。《论语·子罕》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说明三焦之腑是不象五脏五腑之有标准规范的脏器，所以称之为“无正脏”也。

又考：上焦，《白虎通义》说“上焦曰竅”，什么是“竅”呢？竅，孔，洞。《说文·穴部》曰：“竅，空也。”段玉裁注：“空、孔，古今字。”此处“竅”指管。管，《辞源·竹部》曰：“指细长圆形中空之物。”《正字通·穴部》曰：“竅，凡物气相通者曰竅。”非独气相通者为管，实物水液相通者亦为管也。对照西医

学解剖“三管”就是“气管”“食管”“心管”。《灵枢·决气》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此不是说“食管”吗？《平人绝谷》曰：“上焦泄气，出其精微。”《痈疽》曰：“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此不是说“气管”吗？《营卫生会》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复大会于手太阴矣。”此不是说“心管”之血液循环吗？

中焦，《白虎通义》说“中焦曰编”，什么是“编”呢？编，编排，交织。《说文·糸部》曰：“编，次简也。”段玉裁注：“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玉篇·糸部》曰：“编，编织也。”“编”是《白虎通义》对“中焦”胰脏的形象描述。《中藏经》称为“霍乱”，是对“编”解剖的形象解释描述。什么是“霍乱”呢？（与疾病名“霍乱”一词概念不同）霍，大山小山相互围绕的山形。《尔雅·释山》曰：“大山宫小山，霍。”郭璞注：“宫，谓围绕之。”《白虎通义·巡狩》曰：“霍之为言护也。言太阳用事，护养万物也。小山绕大山为霍。”乱，杂乱无章无有条理性。《集韵·换韵》曰：“乱，紊也。”如此则“霍乱”之状，乃大小之形相互围绕，其形紊乱无有条理者也。对照西医学解剖证明“霍乱”就是指现代的“胰脏”，其形如“编”，杂乱无章。《人体解剖学及彩色图谱》^[1]说：“胰头最厚，在脊椎右侧十二指肠C形凹槽内，其后下悬吊有钩突，环抱着位于胰切迹内的肠系膜上动脉和肠系膜上静脉，水平位的胰体突入网膜囊内形成网膜结节，然后绕过脊柱弯向脾门，在脾肾韧带处成为胰尾。”看看与“编”与“霍乱”之释一样否？说明“编”就是“霍乱”，就是指胰脏。李时珍称为“脰”，《难经·四十二难》所谓“散膏半斤”者也。《灵枢·营卫生会》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此所述难道不是胰脏之位置与功能吗？

下焦，《白虎通义》说：“下焦曰渫。”渫，繁体作“瀆”。《说文·水部》曰：“瀆，沟也，从水，賣声。一曰邑中沟。”段玉裁注：“按：瀆之言賣也。凡水所行之孔曰瀆，小大皆得称瀆。”“下焦如渫”当为人身体中“水所行之孔”，即水道之义。《中藏经》称其为“走哺”，它不同于呕吐二便不通实热之症之“走哺”。走，即出走。有走漏，排泄，流行，离开等义。《吕氏春秋·审己》曰：“水出于山而走于海。”哺，哺

乳,哺食。《慧琳音义》卷六十“乳哺”注引许慎注《淮南子》云:“口中嚼食,吐与孩儿曰哺。”段玉裁注:“凡含物以饲曰哺。”段注更确,哺之为义,即以口吐水液或所嚼之食物以饲幼儿。联系二字之义,“走哺”有“含物”以排泄之义,以象“下焦”之排泄水液、精液之功能。故《灵枢·营卫生会》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从、和,相随之义)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说明下焦有别于回肠,而属于膀胱。胃中之水谷,其变为糟粕之部分,都下到大肠,与下焦相随,并且将糟粕“济泌别汁”之后,其液亦“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与“三焦者,中渫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是相同的。说明“下焦”是身(邑)中的水渫的府第,水液、精液所排出的道路,属于膀胱,是一个大腑,是与六腑府第合并在一起的。结合西医学解剖实体,则“下焦”当为前列腺、精囊腺、尿道球腺的总称。《人体解剖学及彩色图谱》说:“前列腺的形状和大小就像一枚栗子,位于膀胱底和会阴深横肌之间,……前列腺被尿道前列腺部和两侧射精管穿过”“两侧尿道球腺借长管道开口于尿道”“精囊在输精管即将穿入前列腺之前,开口于输尿管”“精囊附着于膀胱后方”。与《灵枢·本输》的记载相吻合。

根据《人体解剖学及彩色图谱》“生殖系统”所述:男女之生殖原基是相同的,男子的睾丸与女子卵巢相同,男子的前列腺小囊与女子输卵管、子宫、阴道相同,男子的尿道球腺与女子的前庭大腺相同。只是这里取男子的精囊腺与女子的卵巢相同,取女子的子宫与男子的前列腺相同以代表抽象而已。另按《难经·三十九难》曰:“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及《正理论》所说:“三焦者,有名无形,上合于手心主,下合右肾。”则女子之子宫为下焦当无疑惑。于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下焦其在于女子之器官,则为卵巢、子宫、前庭大腺。它们都属于人体之内之“沟渫”,可以排泄精液水液。它既符合中国古代医学关于“下焦曰渫”的经典论述,也符合西医学胚胎原基理论研究。则中国古代的宏观哲学辩证医学与现代显微分子医学亦不谋而合矣。

4 三焦有形之讨论

根据《灵枢·经水》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

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此外还有《骨度》《脉度》等篇章,可知古代之有解剖学,是无可怀疑的。既然能够解剖五脏六腑,能够度量经脉长短气血多少,则膈上之除心肺而外之气管、食管、心管能看不见吗?如果未知胰脏,何以《难经·四十二难》又有“脾之大络,膏凝散半斤者”的记载呢?膈下之胃可知之,胆可知之,而胃后之胰能看不见吗?膀胱可以看见,前列腺看不见吗?子宫可以看见,卵巢能看不见吗?如果说未知,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经水》篇说“此人之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可不察。……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说明古代中国医学的解剖学也是在天人相应的宏观理论思想指导下的解剖学,在解剖中发现也记载了“三焦”,说明“三焦”是有解剖学基础的实录,但她不是显微解剖学,所以不可能有详细的解剖记载是不足为奇的。

由此可知,所谓“三焦”者,古代亦称为“三咎”。“焦”有上、中、下三焦,且每“焦”有三,故曰“三焦”。上焦之有“气管、食管、心管”三管“如窍”;中焦之“胰脏”有胰头、胰体、胰尾三胰“如编”;下焦之有“精囊腺、前列腺、尿道球腺”(女子为卵巢、子宫、前庭大腺)三腺“如渫”;“三焦”之为有形之体也明矣。古人将“三焦”作为五脏六腑之纲领,对临床诊治疾病可起执简驭繁的功效,有事半功倍的作用。《温病条辨》就是应用三焦理论指导温病辨证施治的典范。

综上,“三焦”的纲领性作用有三:第一,主管诸脏器官。以三焦有形之体主管人体诸脏,“上焦”如“管”之“三管”主心、肺、心包;“中焦”如“编”之“三胰”主管脾、胃、胰、肝、胆、小肠;“下焦”如“渫”之“三腺”主管肾、子宫、生殖器、膀胱、大肠等脏器。故《中藏经·论三焦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三十二》云:“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号曰中清之府,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于周身灌体,和内调外,荣左养右,导上宣下,莫大于此也。”《难经·三十一难》虞庶注:“天有三元,以统五运。人有三焦,以统五脏也。”即是此义。第二,概括诸脏功能。诸脏之功能无非气化而已。人之身体禀于父母,人之生命养于水谷,水谷腐熟于胃,化生气血。故《灵枢·营卫生会》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谓之“中焦如沔”。脾为之散其水谷精微,营养全身,维持生命。故《素问·经脉别论》曰:“饮

食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谓之“上焦如雾”。水谷代谢之滓汁及男女交媾之精液,均经由膀胱、生殖器而排出。故《灵枢·营卫生会》曰:“下焦者,别迴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谓之“下焦如渫”。然三焦功能非各自独立完成,乃三焦各脏腑相互配合完成而共同维持人体生命。此三焦所属诸脏之功能,意即诸家所谓三焦气化之义。第三,提纳诸脏辨证:伤寒辨证以六经,温邪为病则以三焦为辨证总纲,谓之“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至于杂病除应用伤寒温病法则以外,则当以“三焦”为法则,概括为“上焦曰开,中焦曰化,下焦曰通”。请试释之:上焦曰开。上焦为“气管、食管、心管”三管,宜开而不宜阖。气管者,下入肺藏,主呼吸气息。喉为肺之门户,气管为肺之管道,宜通不宜塞。气管通则肺气利,肺气利则吐故纳新而无塞滞也;气管病则气短咳嗽喘痰诸证作矣,其治则宜开,法有多端,因病而异。故《灵枢·决气》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岂非所言“上焦曰开”者也。食管者,下接胃府,主运纳水谷。咽为胃之门户,食管为胃之管道,宜通不宜塞。食管通则胃气通,胃气通则水谷运化无滞碍也;食管病则噎膈呕吐水谷不入诸证作矣,其治则宜开,法有多端,因病而异。故《灵枢·营气》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岂非所言“上焦曰开”者也。心管者,下接心脏,主运行营血。窍堤为心之关键,经脉为心之网络,宜通不宜塞。心管通则血脉通,血脉通则新陈代谢无障碍也;心管病则心痛胸痹血脉凝涩诸证作矣,其治宜开,法有多端,因病而异。《灵枢·决气》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岂非所言“上焦曰开”者也。上焦其器三管,所司不同,主管心、肺、心包三脏功能。其用相类,其治相似,故谓之开。

中焦曰化。中焦其为“胰”脏,其形如编,其功能主消化水谷。《灵枢·决气》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痈疽》曰:“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调和,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灵枢·营卫生会》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

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全讲的是中焦一个化字。《人体解剖学及彩色图谱》说:“胰是最重要的肠腺,有胰岛细胞功能。胰液的成分对食物消化起主要作用,与胃液分泌一样。”《灵枢·五味论》曰:“血脉者,中焦之道也。”说明中焦有主管脾、胃、肝、胆、小肠功能,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共同完成食物受纳贮存、腐熟运化、吸收水谷、精微变化而赤成为血液以奉养生身的全部过程与功能。中焦病则运化失司,故其治无他,以化为务也。

下焦曰通。下焦为男子之前列腺、精囊腺、尿道球腺,在女子则为子宫、卵巢、前庭大腺。《内经》认为其附属于膀胱府,乃司生殖与排泄水液精液之职,故《灵枢·营卫生会》与膀胱一起论述曰“膀胱三焦”。膀胱者,肾之府。肾主水液与生殖,天地交泰,万物化生。故三焦通则泰,塞则否,天地否塞,则生命化绝。下焦之前列腺、精囊腺、尿道球腺与女子的卵巢、子宫、前庭大腺,具为司生殖精液水液的具体器官,其功能之正常与否是肾、膀胱功能之直接体现。前列腺者,为膀胱水道之约束,束坚则阳强,束弱则阳痿,约束不利则水道不利、精液涩滞;在女子为子宫,乃孕育生命之地,为司生殖繁衍之处。男子之精,即阳精,天癸之阳分;女子之卵,即阴精,天癸之阴分。精囊腺者,司阳精生命种子;在女子为卵巢,司生命之胚胎,阴精化生之地也。男女交媾,阴阳和合,天癸交融,生命生焉。尿道球腺与女子之前庭腺者,具司尿液。共同体现了“下焦”即与肾、膀胱司水液、精液之能事。至其下焦病也,则有阳痿、淋涩、胞痹、癃闭等疾作矣,女子则有经闭、不孕、不育、绝产之候。故知下焦者,实生命之所系,阴阳之道路也。其治宜通,法亦多端,因病而异。前人有云“肾无泻法”者否,此所谓通法即泻肾以通其道,亦即以通为补之义也。

综上,明确了“三焦”的脏器所指,发展了“三焦”的纲领性作用,于理论建设和临床实践,均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地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志聪、高世栻. 侣山堂类辨·医学真传[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 [2] 孟竞璧. 三焦和三焦经实质的探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8(2): 20.

(下转第 161 页)

心烦意乱,兴趣索然等。

我们在近 5 年大量的临床研究工作基础上,通过对相关古医籍的查阅,初步总结出适合描述痴呆前轻度认知障碍相关中医术语,但此项工作正在起步阶段,仍存在很多问题,如何客观准确描述轻度认知障碍而未达到痴呆的人群,仍需进一步观察、验证。

参考文献:

[1] 石玉如,张允岭,戴 中,等.腔隙性脑梗死认知缺损证候学观察与分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6, 29 (5): 350—354.

[2] 王永炎,张伯礼,张允岭,等.血管性痴呆现代中医临床与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101—111.

[3] 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 23—24.

[4] 戴思恭.推求师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 3—4.

[5] 方 谷.医林绳墨[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7: 23—25.

[6] 陈士铎.辨证奇闻[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144—159.

[7] 李用粹.证治汇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289—291.

[8] 龚居中.痰火点雪[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26—27.

[9] 王肯堂.证治准绳[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489—491.

[10] 龚廷贤.寿世保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323—325.

[11] 王孟英.重庆堂随笔[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12—13.

[12] 孙思邈.千金翼方[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126—127.

[13] 杨继洲.针灸大成[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93—116.

[14] 危亦林.世医得效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285—286.

[15] 尤 怡.金匱翼[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3: 177—178.

[16] 俞根初.三订通俗伤寒论[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2: 558.

[17] 朱 棣.普济方[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40—43.

[18] 张太素.订正太素脉秘诀[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7.

[19] 丁甘仁.丁甘仁医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112—117.

[20] 王 焘.外台秘要[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3: 271—273.

[21] 赵佶敕.圣济总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7: 177—178.

[22] 朱丹溪.丹溪治法心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84—85.

(收稿日期: 2007-07-12)

(上接第 157 页)

[3] 沈金鳌.杂病流源犀烛[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 150.

[4] 丹波元简.素问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74.

[5] 叶子雨.珍本医书集成·难经正义[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47.

[6] 马云翔.“关于三焦之我见”的我见[J].中医杂志, 1957 (10): 514.

[7] 严健民.远古中国医学史[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174.

[8] 高 武.针灸聚英[M].校订日本正保翻记刻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1: 90.

[9] 陈 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 1994: 299—387.

[10] 华 陀.中藏经[M].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39.

[11] 毕玉顺,李振华.人体解剖学及彩色图谱[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662—708.

(收稿日期: 2007-04-09)